

往事钩沉

梁建军

汾河边采摘苍耳子

上世纪70年代,市民每人每月供应3两食油,家家清汤寡水,所以,那时肥肉抢手,能弥补些油水不足,当然肉也是凭号供应。当时我家6口人,母亲和三弟在“62年压缩人口”时户口回了农村,但人没回去,家里人没票证,吃食油更显紧缺。

那时,南河湾油库开展兑换食油的业务,可以用蓖麻或苍耳子换食油。蓖麻换的比例要高一些,苍耳子出油率低,10斤才能换到一两卫生油。卫生油是用棉花籽压榨的油,是食油中最便宜的一种,呈棕黄色。蓖麻自己没地方种,苍耳子是野生的,汾河两岸都有。星期天,父亲就带我去汾河岸边采摘苍耳子。

我们骑自行车沿着迎泽大街一路西行,通过汾河上的“洋灰桥”到汾河西岸,那里河床宽阔,野生植物多,苍耳也多。

秋天,雨水多,浑浊的汾河水浪花滚滚,水流湍急。苍耳是草本植物,长得半人高,苍耳子有花生米大小,中间鼓,两头尖,颗粒饱满,由绿变黄,满身的刺也发硬尖利,苍耳子成熟了,也是最佳采摘季节。我们把车子就近放在河床干涸的地方,戴上帆布手套,一人拿一个布袋子,挂在脖

子上,就在岸边寻找苍耳子采摘。

苍耳子在枝上都离得不远,有的长得一撮一撮的,我们就往下捋。捋下一把放在袋子里,把带下的叶子拣出,装满一布袋,就倒入麻袋中。说起来容易,其实,采摘起来也是很困难的,苍耳子满身是刺,特别扎,俗称“老虎蛋蛋”,不留心就扎伤了手。苍耳又长在岸边的杂草丛中,脚下泥泞,不时窜出小动物,野兔、田鼠、青蛙、惊飞的鸟,吓人不浅,特别是怕踩着蛇。

我们采摘苍耳子,一采就是一天。中午就在岸边吃点带来的干粮,喝点开水,稍微休息一下,接着继续采摘。直到下午5点来钟,两个麻袋已装了大半袋,人也又累又困,饥渴难耐,看着天色渐晚,父亲说,回去吧。我们就开始收拾,把麻袋里的苍耳子匀开,父亲带个多的,我带个少的,扎好麻袋,放在自行车后架上,用麻绳捆好,我们就骑车回家。一路上,过了洋灰桥,就是慢上坡,越走越累,但看着沉甸甸的胜利果实,还是很开心的。

回来后,还要把苍耳子倒在院里晾晒,干透,收拾干净,去掉苍耳子里的枝叶杂物,就可以带到南河湾油库换油了。不管多少,总是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。



非常经历

兄弟巧遇

韩长绵

1962年5月,我从山西中条山回三千里之外的家乡探亲,一路坐火车经几次转车到了终点站锦州。刚刚走出火车站,准备前往远在西大桥的汽车站换乘公交车回50多里外的老家东团,却见远远的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,很像我的哥哥。

待走近一看,果然就是我哥,他一手握着酒瓶,一手抓着螃蟹,边吃边喝地急急向进站口走来。兄弟几年不见,却在途中不期而遇,两人都惊喜万分,互相搂抱跳脚欢呼起来,他早将酒瓶与螃蟹弃之一旁而不顾了。原来,哥哥是要赶火

车去县城大凌河开会,因未吃早饭,就随手买了酒和螃蟹边走边吃,怕误了火车。他说,现在既然是咱兄弟在这里巧遇,我就干脆坐下一趟车,走,咱哥俩下馆子去!

哥哥在家乡的小学当校长,去县城开会是有常有的事,可我几年才探一次家,事前既没有互通信息,又是从大老远的关里赶来,能在锦州车站相遇,真称得上是个奇迹啊。

然而,这样的巧遇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,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,当我俩将此事说给亲朋好友之后,一时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。

难忘时刻

给待业青年代课

郭建荣

1989年,我被太原皮革厂聘为语文代课教师,给厂里新举办的待业青年培训班的学员讲课。教材是山西省统一编发的,有4门课:语文、数学、政治与法律,属高中程度。当时规定,待业青年要想进入一个单位参加工作,必须有此单位的待业青年培训证。当时被招学生60人,文化程度不等,有市重点中学毕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,也有非重点中学毕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,还有少部分初中毕业生,以及几个往届毕业生。

第一节课开始了,刚刚开课,便有学生像孙悟空一样又伸胳膊又伸腿捣乱起来,嘴里还不停地喊:“你就不知道我是谁!你就不知道我是谁!”我想喊他的名字,叫他停下来,可我真不知道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。一时语塞,直堵胸口。但我没喊,也没叫,而是耐着性子与全体同学默默等着,一直等到这个学生闹得没意思了自己停下来。下课后,我便根据教室座位排序,填上每个学生的名字,想叫谁,低头看一下排名册,便可

准确地喊出这个学生的名字。从此,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。

待业青年培训班的语文课是每周上5天,上午上课4个小时,中间休息半个小时,实际授课是三个半小时。每一课课文中间所涉及到的成语、词汇我都不想当然地给学生随便解释,而是在字典上找出最标准的解释。由于我平时知识面广,在讲课的时候常常举一反三,讲课语言流畅活泼,而且图示思路清晰,所以我的讲课很快得到学生们的认可,他们很爱听我的课。在我讲课的时候,经常是坐在后面的学生朝前面围了过来,在我面前形成个半圆。下课后,经常有许多女生围着我问长问短,其中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的女儿学习也一定可好了哇?”在春节期间,学生们还打听到我的住址,相跟到家里来拜年。

时光荏苒,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但孩子们专注听讲的神态、年轻俊秀的面庞经常浮现在我面前。



岁月留痕

不老的老歌

刘力

嵌在心底的歌有很多很多,尽管时光走过许久,那些记忆里的歌时常会从心底飞出来。

孩提时,家里下放农村,大山沟里,常常能听到妈妈唱的歌,《不忘阶级苦》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,那悠扬的旋律把场景交织成深情淳朴的画面,似谆谆教诲,如娓娓道来。后来,我特意买下这两首歌的音带,闲暇时,返璞归真的音乐伴我走回从前。

求学时唱雷锋、唱红星、唱映山红、唱大海啊故乡,绕梁三日,余音不尽,催人长大。为人父母后,又给儿子唱起了“小汽车呀真漂亮”“我是公社小社员”,还有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”。生活里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与歌者。谁能说,人生成长的履历没有这些歌的印记呢?

大学时,流行的是校园歌曲,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歌,其中之一便是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大学毕业时合唱的“等到明年的这一天”,无数个明年过去了,那群人则年年都在唱明年。还有校歌,记得毕业后在异省工作,夜空中口琴吹出的曲子让我找到了校友。在遥远南国某报有则征友启事,“我们相聚在英雄城……”不几天一座校园的篮球场边,竟奇迹般地聚集了百余人,无需介绍。只要会唱那首歌,便是知音是队友,都是在那所美丽校园求学过的游子,在异乡,丰满的和声在中共鸣。

工作后数次迁徙,书籍中始终有几本《银幕歌声》《战地新歌》,泛黄了,捧着却是十分亲切,枕它入眠,梦亦美丽。“在我心灵的深处,开着一朵玫瑰”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“再回首,云遮断归途”,多好的词曲,多深的感情呐。

母亲做过音乐老师,十几年前确诊癌症,虚弱又倔强的她拒绝了放疗化疗,选择了歌声与中药。而今,母亲仍然每天唱一小时歌,从无歇息。只有在歌声中,她可以陶醉,可以忘却一切,也只有歌声中,她一片一片拾回数十年的记忆。

忆念父亲时,会想起赣南大山深处缭绕的《地质队员之歌》,回味求学岁月时,会想起那首《教师窗前的灯光》,想念天南地北的朋友,便唱起《在水一方》《橄榄树》……每首歌,都别有韵味,都是一道风景,歌声拨动心弦,歌声令人沉醉。而遭遇挫折时,耳边总有首歌:阳光总在风雨后!

老歌令人难忘,不仅因为歌中意境深邃,更有歌中的词句对人的激励和鞭策。那些老歌,在我心中永远不老。

一件小事

心底的愧疚

刘琪瑞

小时候,我有一件冤枉人的事儿。

那年,我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,有一次那支心爱的金笔丢了,怎么也找不到。金笔是远在新疆工作的父亲探家时给我的,我十分珍重。人一急就会乱猜疑,我怀疑是同桌偷走了。同桌是个女同学,家庭生活困难,穿的衣服补丁摺补丁,平时邋里邋遢的样子。

我找她的桌斗,翻她的书包,她都不声不响,任我翻找,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。我又怀疑她偷回家藏起来了,可没有证据呀,不能乱说,心里自然恨恨的,每次见她都没有好脸色。

她依然如故,主动和我说话,扑闪着那双大眼睛,我不理她,心想:装得挺像的,一副贼骨头。男女同学同桌都要在桌子中间划定界线,我故意越到她那边很多,她也仅仅向边角挪一挪,仍然不和我争。我越发觉得她心里有鬼、有愧,不然不会这副可怜相、贱模样。

后来,金笔找到了,原来是在我家里做作业时落在抽屉旮旯里了,我妈给翻找出来的。

之后再看我那同桌,怎么也不像小偷的样子,大眼睛变得好看了,说话声音好听了,甚至她那身缀满补丁的衣服也透着一种朴实的美,我也不再有意越界,去刁难她欺负她了。

我妈说,你冤枉人家了,得道歉!可我一直没有说出口,就这么在心里长久存着一个愧疚。